

91.6.55
書齋集芟

暨南大學圖書館藏

王俠君題
一九九一年三月

書齋

映樓公遺作

王俠君題



映樓公書法遺作 序

廣東省文史館已故館員王映樓先生，惠州市籍人。二三十年代，詩詞文章冠于一時；書法亦爲方家所贊許。曾被譽爲東江才子，名噪一方。陳濟棠主粵時，曾以詩諫陳：應團結一致，以國家爲重。當時，各大報章爭相刊登，因而開罪當道，坎坷一生。惠州市淪陷光復後，亦曾撰兩律詩，責備主惠政要。其中有：「城亡猶見羣公在，寇去才聞捷報頻」句，惠人互相傳誦，家喻戶曉，爲惠州人吐口怨氣。

先生書法爲時所稱，其山谷體清秀矯健，極得其神。在省展時，廣州美術學院副教授、著名書法家麥華三題跋云：「涪翁施空際，用筆極盡一波三折之妙，映樓此作得其神韻，今之山谷也。」致于褚遂良體，亦極得其外柔中剛之神妙，而其剛尤勝于褚，美女簪花，幾能亂真。其他各體均極嫺熟。解放後，曾參加日本東京之世界漢字書法作品展覽，被評爲第二名。

先生遺作頗多，可惜在十年災難中一掃而空，蕩然無存，雖刻在惠州西湖風景區之石柱上者亦被毀。此部手書二百四十體字，乃碩果僅存之遺作，因以刊印，公諸于世，以助後人書法之研究，或爲方家之鑒賞，或保留其遺墨于後代，以襄國家文化事業之發展焉。是爲序。

謝明仁

一九九〇年一月

王映樓公生平

王俠君

先大人映樓公乳名景祥，諱瓊榮，字伯琚，後又字映樓，以字行。出生於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二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去世，享齡六十九歲，惠州市人。

聰明強記 好學苦練

公自幼聰明強記，好學苦練。先祖母常云，公於三歲時，能背誦三字經、百家姓等書。一日，由其舅父吳槐携同到書店買書，店老板見小孩要買書，覺得奇怪，問：「如此小小年紀買書何用，會讀否，若能將三字經全讀出，書皆贈你。」公即背誦三字經全篇，一字不遺。老板贊嘆不已，贈書十數冊。先祖母又云，公八歲能寫春聯，鄰居戚友之春聯多出其手筆。

公之學書法，先學褚遂良，繼學黃山谷，再學北碑。其山谷體，清秀矯健，極得其神。如在省展出時，麥華三先生之題跋云：「涪翁施空際，用筆極盡一波三折之妙，映樓此作得其神韻，今之山谷也。」公之山谷書體極得廣惠人士之喜愛。至於褚遂良體，亦極得其外柔中剛之神妙。其在省展中，麥之題跋有云：「映樓褚體秀麗雄健，剛柔並濟，極得觀衆之喜愛，要求影印者數萬人。」王羲之之鐵劃銀鉤夙絕千古，幾能亂真，故其印篆中有「右軍孫子」之稱。至於北碑，吊比千碑之瘦勁秀麗，暉福寺碑之豐厚茂密，張猛龍碑之雄厚穩健，張黑女碑之圓潤有力均能得其神。公之書法遺留民間頗多，特別惠州西湖之各風景地。經「文化革命」已蕩然無存，其碩果僅存者，祇惠州市「中山紀念堂」五字。公涉獵諸家，凡二百四十體。遺作有《二百四十家書法》一本。逝世後，羊城晚報曾兩次來信要求將此書送五層樓博物館展覽。因恐其展出後爲博物館收存，先父之遺作碩果僅存，不願交出。欲影印送展，而羊城晚報又必索其真筆，因此未果。公平時所書，以山谷體爲主。書法以清秀矯健見稱。其書法理論造詣極深，對各家之評價確切，可見諸其二百四十體字本中。

公十二歲時曾應童子試（即考秀才）。公舅父吳槐曾携其謁見表親胡英驤。胡係秀才，頗有文名，胡見公神清骨秀，問其所學，皆應對如流，甚表驚異，曰：「神童也！」試以制藝（按指八股文）知初學完篇。胡謂今科已來不及，然無妨，令其一試，習習場規，長長見識。迨入場，考場慣例，開院門時，則鳴十多響禮炮，公驟聞震耳炮聲，大驚失色，未及試。舅父背公歸家，害病一場。後廢科舉，改學堂，因而未曾赴試，進惠州中學堂就讀。在學中每試必名列前茅，極得學堂中張友仁及各老師之賞識。公在學校讀書，每年暑假輒疊滿一担書籍上白鶴峯寓譚公廟內，一則避暑，再則利其幽靜讀書。歷年如此。足見公知識淵博，並非全恃天份過人。

公中學卒業後，再從遊於秦序東先生（先外祖父）。序東先生乃前清貢生，見清廷政治腐敗，不願爲官作宦，教習大館於惠城。公爲其入室弟子，對公極爲贊賞。因欲以長女（先母）配之。公家貧，秦家人多反對者。序東先生慨然曰：「爾等何知，此子非池中物，若非廢科舉，實及第之才。」先母小字佩荷，知書識禮，工女紅，因其出於封建知識家庭，對父母之命，當然亦無異議。婚於一九一六年，婚後夫妻感情極和諧。公每日除讀書、寫字及應酬外，家庭事務、家用盈虧、子女教育，一切絕不聞問，全由先母一人操持。故公無後顧之憂、家庭之累。公每晚必至更深人靜後開始臨書，書寫二三小時以上，寒暑不易。臥病時稍可支持，仍書不輟，六十年如一日。

前清舉人吳道榕先生在廣州任某報主筆時，公常投稿該報。不久忽接吳來信邀請至穗見面。甫見面，吳即笑謂公曰：「看君文章其年祇弱冠耳，今果然。」坐談下，問及生活與學習情況，並問肯屈爲吾弟子否。時吳年約六十，在粵頗負盛名，當即拜爲師。此後經常呈文章與吳批改，進益良多。後吳八十餘，公往謁候，吳興起命筆，書贈一聯「二十四賢山陰畢集，三百六日勝會難逢。」吳晚年之字多爲其妾代筆。故此幅真蹟，公極珍重之，常懸於正廳之中。期年，吳逝世，公對此聯悲泣曰：竟成讖語。

公曾學詩於張衛齋先生。張亦前清舉人，曾手書吳梅村圓圓曲贈公。公每懸於廳上。日寇侵凌，廣州淪陷時，與吳道榕之聯楹同時被毀。惜哉！

公長於燈謎。當時惠人稱之爲「謎聖」，楊固初先生爲「謎王」。早歲，公住廣州時，曾晚上携妻子到先施公司娛樂場消遣，過燈謎臺前，公即停足觀看祇一時多，將全部燈謎二百餘猜中，獎品足有一担。場中派人隨送回家。翌日，游藝場之負責人來訪，提出兩項要求：一、代出燈謎，爲燈謎臺主；二、以後不再往猜燈謎，送長期入場券四張以作酬謝。公卒答應。公中年著有《駐映樓記》、《雜記》、《燈謎》等書。惜在一九五九年惠州洪水，住屋倒塌，均歿於水中。現祇存晚年之燈謎數冊。

公早年曾任教於廣州市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及惠陽縣立中學、惠州省立第三中學、持平中學。晚期曾任惠州華僑中學校長。在任教中主要教授文、史兩科。每次上課多不携書入課室，按句讀解所授課文，隻字不訛。而附近課室之學生多藉故到室外聽課，多至數十人，學生謂之「火燒鵝」（不送禮物而白吃者）。其講課之詳盡清晰，娓娓動人，淺出深入，使學生易於接受，爲時人所樂道。現在五十歲以上，曾從遊於公者仍樂道不衰。

陳濟棠中期，公在廣州才名已噪一時，人多稱之爲東江才子。陳濟棠生母七十一壽辰，其壽屏爲秘書長翁半弦所作。陳命人必須請公書寫。公以褚遂良體爲書。書竣，陳送筆金白銀五百元，另磨墨牽紙者二十元，此舍妹靜心所得。

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

一九〇五年，革命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先生計劃在惠州起義，一九〇七年八月孫中山遣同盟會員郭公接來惠，托人引薦入惠州中學堂爲理化體操教習，從事革命宣傳活動，郭任教習後極得學生愛戴，每找機會宣傳革命，學生多受感動。即於一九〇八年介紹學生入同盟會，約得八十餘人，公亦於是時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

公年青時曾在駱鳳翔旅任記室。中山先生追剿陳炯明，兵困惠城，城內糧食奇缺，我家已斷炊數日。適城破，公即命屬下到城外取賑米一包，始回家即由先母秦太夫人將以濟鄰居久餓者十數人。

對政事嚴謹秉公，守正不阿，不事權貴，不爲私利

公之寫作每每針對時弊，嘲笑謾罵，直指其非，多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者，而言之不隱，故常開罪於當道，然亦極得讀者之愛戴，編者之重視。報刊編輯經常親臨索稿。《越華報》、《公評報》、《現象報》各大報之小品欄，每日都有公作品發表。

數年後，陳伯南下野。葉肇不久升任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欲公出任其總司令部少將秘書長，曾躬親三次到寓所訪公，公均不面。時公適在失業中，終不就任其秘書長職。公生性平易近人，愛恤屬下，視屬下如子侄。然對上司則傲慢不爲禮，有不合理者必據理力爭，絕不爲勢屈服。更不假以辭色。

一九三五年，陳濟棠之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招考秘書，投考者百餘人。其中絕大部份是現任大學教授，公亦參與。試後約旬餘，一日清晨，國民大學教授關文淵老師忽到訪，關是余之老師而與公素未謀面者，一見面即大聲曰：「恭喜恭喜，君高中狀元，而我竟祇得二十七名耳。」關素自負，其來意乃過份佩服之使然耳。是日各報均有登載，公考第一名，並附其詩詞，一時家喻戶曉。及報到竟宣稱其考第二名，派梅縣明德分社主任。但第一名則空缺無人，第二名亦即第一名耳。然何爲如此？後查實公之試卷中有《登越秀山抒懷》一詩：「薰風乍暖初長晝，越秀山頭一豁眸。北去崗巒隨地湧，南來波浪接天浮。封關大長終臣僕，策鋌降王走馬牛。莫更小朝論割據，當年霸氣已全收。」詩雖指趙佗，實則勸陳伯南應以全國團結御寇爲重（時九·一八後不久），不宜割據，自相殘殺，因此開罪於伯南，故有此幕諧劇。在明德分社主任任內年餘，陳之割據已劍拔弩張，現於形色。時忽調任公爲梅縣縣長，公不滿陳所爲，藉機引退而去。

公與劉秉綱（字立常）本來是數十年知交。年青時，駱鳳翔任團長，駐防黃埔港時，黃少任任副團長，劉秉綱任副官，公任書記，數人來往頗密。陳濟棠倒臺後，劉秉綱被任爲南山管理局長（在汕頭朝陽附近），邀公任秘書（第二把手），公以份屬故交，毅然前往。初尙融洽，後因劉常有貪污行爲，而且不愛惜百姓，意見多有不合。不久，惠州第一次淪陷後初光復，劉調任惠陽縣長，公欲乘機引退，而劉死拉不放，一時亦無去處，因而隨同回惠任惠陽縣秘書。初回惠時，見故鄉滿目瘡痍，而守土羣公如師長莫希德、專員黃錚、前縣長藍遜，

依然如故，不勝感慨。回惠之翌日，即寫七律兩首以抒憤慨，發表於當時國民日報。其一：「天府淪胥不夾辰，空勞設險苦吾民。城亡猶見羣公在，寇去才聞捷報頻。滿眼虫沙新劫運，十年風雨舊詞人。歸來莫問春消息，獨對斜陽一愴神。」其二：「伊誰曾此誤蒼生，兒戲爭傳灞上兵。幕有啼烏知敵退，市餘敗壘斷人行。三春皓月傷心色，千里關山故國情。今日回鄉初願遂，茫茫無計事經營。」

惠州淪陷時，國民黨軍隊全無抵抗。日敵自澳頭登陸至惠城淪陷，不夠兩天，簡直是操正步入惠城。駐守惠州軍隊是莫希德師，聞當時莫希德本人仍在香港私賣錫礦，在港花天酒地，留連未返。其部屬則日敵未到，已各先逃竄。專員、縣長亦各自竄匿。惠民不知所措，被殺衆多。不久日敵自退後，而守土者即上報捷訊，各自居功。此事惠民恨之入骨，但多不敢言，欲言者而又不能言，各皆憤憤然抑鬱胸懷，無從可泄。及公之詩發表後，正中心懷。於是傳誦不休，家喻戶曉，各以其積鬱之心聲泄於誦詩之中，哦誦之聲，鵲噪惠城。

劉秉綱任惠陽縣長時，正值日敵退後，滿目瘡痍。惠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日敵鐵蹄躡蹂後，正思喘息。而劉不思如何撫恤百姓，帶領其重建家園，反而變本加厲，魚肉人民，乘亂打劫，以致怨聲載道。日敵退時，遺留下炸毀之汽車殼不少。有張公佑者，曾爲汽車司機，乃集資購買零件，將車殼重新配件，欲維持惠州、平山之交通（當時全縣絕無汽車行駛）。在裝配中，即上報告於縣府，云欲行車於惠平公路，維持交通，詎久不見批復。及車裝配就緒，乃先試車行於惠平公路中。翌日即有警察數名手持命令將車扣留，其辭云：「查該公司未經批准，擅自行車，即將人車扣留解府查辦」云云。誰知既無解府，亦無查辦。即晚便命識機械者數人將車上所有零件拆卸運回青邊私宅，翌日祇留下一車殼於西門口附近。其貪污枉法，魚肉人民，諸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公屢次爲民請命，犯顏強諫，而至爭辯，亦無稍改，終於拂袖解職而去。

黃仲瑜從寶安調長博羅，適公去職，兩非故舊，黃聞公名，即親往惠州，擅人爲介，邀公任秘書於博羅。黃本軍人，性較爽直，不圖私利，對政務甚少聞問，全由公一手處理，兩人頗相得。

博羅地瀕日敵，成半淪陷區，常有敵僞匪騷擾。每至局勢緊張，

公必親自計劃，使百姓疏散至安全地帶，調動縣兵抵抗，指揮若定。至百姓疏散畢，最後才率府中職員離府，每次皆然。

當時，當地土豪劣紳乘機挑撥百姓械鬥，以遂一己之私，而取漁人之利。所謂紅白旗之爭，往往牽及附近他縣。每次械鬥，鄉民死傷千百有餘，房屋、作物、財產之損失無以估計。而公履職後，常以此爲憂。不顧一身之安危，多次下鄉勸喻，曉以大義，不避艱辛，調解糾紛。結果，在公任內博羅著名之械鬥消於無形。

一次，博羅洪水泛濫，水勢之大爲十數年所未見，災害頗烈。公躬親率領縣府人員四出搶救，安撫受難災民。及水退後，極力設法賑濟，對善後工作不遺餘力，吊傷問苦，躬親力爲。

公對政事，嚴正秉公，絕不徇私，平易近人，老少婦孺多樂於接近。故在職數年，其造福縣民爲人所樂道，極受百姓之愛戴。

在日寇侵凌中，惠博一帶常有敵機侵襲。一次，有敵機十二架襲博，大舉轟炸。公在緊急警報前即指揮府內工作人員疏散，獨一人留守。期間無聊，到縣府後廳中寫字，一行未完，敵機大炸。其中一彈適投縣府前廳，後廳震動頗劇，塵灰滿紙。公神態自然，若無其事，將紙上塵灰拂去，繼續寫字。時一廚師亦未離府，從廚房中倉皇走出，欲尋躲避，經後廳見公安然寫字。廚師曰：「秘座不走，我又何避爲。」即回廚房炒芽菜。直至敵機離去，公神態自若，書寫未已。府中人員避彈後回府見之皆愕然。公雖一文士，其膽識過人，實爲人所敬佩。

數年後，黃仲瑜調職省府，公亦辭退，在博羅鄉間教學。月薪白米三十担。學子均成年人，招待優厚，公亦優悠自得，閑雲松竹，樂其所樂。時黃植楠任軍政部二十三補訓處處長，駐防南雄。曾一再函邀公赴雄，任其處之上校秘書，支少將薪。公不就，回書有云：「吾月薪已高於少將，閑雲野鶴，不願他圖，有勞關注。」公晚年不務名利，清淡自如，此亦常人之所不及。

抗戰勝利後，學家遷回惠州，在惠陽縣立中學任教，直至解放。自黨貫徹知識分子政策後，公任省文史館館員，惠州華僑中學校長，後又選爲省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一九六〇年曾由中央文史館選送其書法作品參加日本東京展出之世界漢字書法作品展覽，被評爲第

二名。在抗美援朝時，公曾作《紙老虎》一律云：「赫蹄妄幻山君樣，痴絕妖狐尙假威。背倘誤騎仍易下，翼如添傳也難飛。黔驢轉笑全無技，俛鬼相從各致疑，酸苒人情茲半幅，憑來輶略縱談宜。」又《解放台灣》一律云：「黑肱竊地唯逃死，莫與封狼薦食同。儻念幫家歸化育，不妨尊俎語從容。武巒雲散羣峯翠，海峽濤翻赤幟雄。六百萬人齊拍手，遄回祖國抱懷中。」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參加人民代表會議結束之夕，回家後晚上十一時許仍在看書，忽覺頭暈，不半小時腦溢血病逝，終年六十九歲。

公少有大志，好學苦讀，守正不阿，不事權貴，更常非議當道之施政，因而開罪於當道，以致坎坷一生，懷才不遇。其雖胸懷坦然，衾影無慚，不戚戚於貧賤，然亦負其所學矣。

與王映樓老先生書法遺作集

映樓內兄承傳文，王秦兩家互相尚。王老青少
特岐嶷，筆底能揮千萬象。經史子集皆擅場，
尤精左氏與尋常，他班逃學來竊听。課室內外
皆鐘堂。文名早著頌州里，策名广东省文史。
繼衣達官誦風詩，也从書法論歸指。當時前修
邓鉄香，魏碑山谷兩人強。瘦硬影响向開好，
蔚然一帜成壯芳；从茲志治黃山谷，繼臨雁塔
情称萬；后燈北魏諸家碑，常写屏屏十二幅。
十年浩劫苦淒涼，天壤那知有王郎！一朝政策
到落實，王老師名復以彰。借錢揮春不敢想，
空墨生光誰能賞？依然老作補亡主，擲地犹聞
金声响。天年終棄不留情，哲人其萎世不隔；
哲嗣俠君懷追遠，拾零輯剩慰生平。

秦粵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主任

王學仲題詞

琅璫遺韻

王學仲先生遠墨
親友
王學仲



中國書法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 李曲齋題詞

積寸心求群玉苗
有雲龍縱橫高
壑之清嚴
鴈塘同州閑領
暇松風水月
傳相
來一與依
倚閩河南

王德君為其先
生映樓先生遺
稿付梓
己巳年夏
李曲齋題此以
表孫法

中國書法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

王

琢題詞

王映樑先生書法遺作集

取北魏雄強風骨

得山谷開張氣勢

己巳年冬月 王琢題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
中國書法家協會廣東分會副秘書長
歐廣勇題詞

映樓朝墨
醉天南

己巳歲小寒悅樓歐廣勇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中國書協廣東分會常務理事
陳景舒題詞



筆存金石氣
墨有屋流痕

書畫出版紀念

一九八九年仲冬陳景舒



緬懷王映樓先生

香港培里英文
書院 副校長 古伯偉

映樓先生固吾惠郡之鴻儒也，生於清末之世。幼性聰慧，及壯入讀惠州豐湖書院。時辛亥革命初起，志士多潛身校中，乃得結交爲師友，故映樓先生少亦孕育有民族革命之思想。

及滿清鼎革，民國建立，映樓先生一度宦遊作幕。然終非己志，始決言歸，本其所學，敬恭桑梓，獻身教育，栽培後進，獎掖人才。論先生之學，博大宏深，廣無涯岸。出入諸子百家，旁及書法辭章，並皆精到，洵可佩也。且其一生志節，淡泊自甘，不慕名利。猶憶民國初年，郡人恐文風之不振，僉議設宏漢學會，每周於學宮開設講座，邀請郡中名儒出任主講，映樓先生亦參與焉。每至先生主講之日，聽者盈堂，座無虛席。其他主講，則聽者寥寥無幾，揆其原因，乃講者之態度，道貌岸然，正襟危坐，言必孔孟，語必朱程，使聽者索然無味，如坐針氈，安能久而傾聽乎。

但映樓先生之誨人也，態度真誠，語言動聽。凡執經問難，論事質疑，必怡然相對，力解其惑，使聽者如坐春風，故多樂從之學，喜與之遊。故映樓先生去世已數十年，現其遺作，猶爲後人津津樂道，琅琅吟誦，永留音容典範在人間。

映樓先生之學問，涉獵羣經諸子，吸其精華，棄其糟粕，不拘限於一門一派。其所寫之詩，如在抗戰期間二九三八年春節，日寇退後，先生回惠州見全城已成瓦礫場，人民凋敝，賦詩兩首云：

天府淪胥不浹辰，空勞設險苦吾民。
城亡猶見羣公在，寇去才聞捷報頻；
滿眼虫沙新劫運，十年風雨舊詞人。
歸來莫問春消息，獨對斜陽一愴神。

伊誰曾此誤蒼生，兒戲爭傳灞上兵。
幕有啼烏先敵退，市餘敗壘斷人行；
三秋皓月傷心色，千里征人故國情。
今日回鄉初願遂，茫茫無計事經營。

可見其對國事之蝸蟻，對梟帥之敗散，對蒼生之痛苦，有不勝其悲憤。其愛國之忠心，昭然躍於紙上；其對貪官敗將之諷刺，尤入木

三分，鞭答達裏。實可與杜少陵之「北征」，陸放翁之「家祭」，互同意境。彼此均是感懷家國，重念中興，再享太平，符其願望也。

映樓先生之書法，早具盛名，人皆列入黃山谷一家之流派。誠然，映樓先生習書，須出入於庭堅之間，形象雖亦神似，但究其筆法，神態氣韻，却不盡相同，且其表現亦各有異。先生筆勢縱橫，雄勁有力，欲自闢谿徑，獨成一體之勢，尤爲人所欽仰，爲衆所賞識。故先生遺下之墨寶，後人視爲瑰寶，廣爲收集而珍藏於世，以助祖國文化之發揚。

映樓先生一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解放後仍被推任爲華僑中學校長，貢獻極大，勞苦備嘗。而德行高潔，志節堅貞，尤爲衆所敬重。數十年如一日，及其臨終已屆六十九歲高齡，猶泰然自若，一瞑而去。尋之近代，惟鄭板橋差可比擬也。

映樓先生哲嗣俠君先生，亦擅書法，有名於世。所謂老鳳雖去，小鳳聲清，足以繼承衣鉢，發揚光大也。

672207

J292.28

712

目錄

序言

謝明仁

王映樓公生平

王俠君

題詞

緬懷王映樓先生

古伯偉

書萃

編後語



90026580

